蜀山劍俠傳/10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一〇二回　兩界等微塵 幻滅死生同泡影　靈嶽多異寶 金精霞彩耀雲衢

下一回▶

且說南姑先見衆人前來，都忙着與若蘭治傷，不敢請求，心中卻是焦急非常。一見衆人坐定說話，再也忍耐不住，逡巡含淚，上前朝着靈雲等跪下，方要開口，英瓊已搶着將前事說了。靈雲一面招呼南姑起來，聽完英瓊之言，說道：「不但靈翠峰下師祖藏有仙藥，凝碧全崖共有五峰九泉十八洞，到處皆藏有劍仙寶笈靈藥奇珍。祇爲蟬弟等年少喜事，掌教師尊未來，恐他無知妄動，所以未對衆同門詳說。如今錯已鑄成，芝仙通靈，既能平時出入峰內，料無妨礙。祇索先去救人要緊。」南姑聞言，略放寬心，忙又叩頭稱謝不置。當下除了芷仙仍陪着若蘭外，連南姑都隨着衆人同去。

靈雲等到了丹臺附近一看，祇見仙雲瀰漫，彩光耀目，變幻不定，俱都讚歎仙家妙用。靈雲先將身縱起高空細看仙陣門戶，下來對衆人說道：「這是師祖先天一氣仙符化成的兩儀微塵陣。聽家母說此陣共分生、死、晦、明、幻、滅六門，入陣的人祇要不落幻、滅兩門，生死繫於一念。要入此陣，非從死門入內不可。若要破去此陣，恐非我等淺薄道力所能及了。」寒萼素來好大喜功，方要開口，紫玲時刻留神，忙對她使了個眼色。靈雲已經覺察，便問：「何人願隨愚姊同往，去將被陷的人救出？」寒萼聞言，首先答應：「妹子願隨大師姊入陣瞻仰。」紫玲好生不以寒萼爲然，但是話已出口，又不好叫她不去，好生不悅。餘人大半明白靈雲用意，同聲答道：「既有二位師姊入陣，料無妨礙。我等入門日淺，道力微末，如用不着時，不去也罷。」靈雲又問紫玲可願同去。紫

玲自是謙遜不逞。金蟬方要開口，被朱文止住。靈雲也不勉強，便向朱文借過寶鏡，對寒萼道：「師祖仙法深參造化，恐非旁門法寶所能應付，可將此鏡帶在身旁，以備防身之用吧。」寒萼暗想：「彌塵幡乃母親修煉多年的至寶，大師姊竟說是旁門法寶難於應付。不信這驅遣雲霧的陣法，倒有如此厲害。我不免入陣相機行事，倘能破去，豈不人前顯耀？」心中雖如此想，面上毫未顯出，含笑將鏡接過藏在懷裏，又向紫玲要了彌塵幡。紫玲微瞪她一眼，再三囑咐諸事小心，一切聽大師姊指揮。寒萼也不理會，祇笑着點了點頭，便走過去問靈雲從何方入陣。靈雲道：「此陣死門在東北，生門在西南，幻門在中央，滅門在極東，晦門在極南，明門在西北。被陷兩人尚不知在哪一門上。死門難入，易於求生；生門易入，容易被困；滅門是破陣的樞紐，此時尚談不到；幻門變化無窮，容易迷途，陷窒真靈；晦門黑暗如漆，恐非尋常所能應付；祇有西北明門可以開通。妹子初來，不知峨眉玄妙，不如你我分道而行。你由西北明門入陣，我去打通東北死門，一齊往中央會合，便可從幻景中用我的元陽尺，你的天遁鏡，觀察被陷的人所在了。」寒萼聞言，雖然不甚心服，反正自己並不知此陣就裏，正好由容易之處下手，便即領命，與靈雲各道了一聲「請」，各用法寶護身，雙雙飛入仙雲彩霧之中。

寒萼因靈雲說極東滅門是全陣的樞紐，此門一破，全陣冰消，打算先將西北門打通，不赴中央，直往滅門相機行事。倘能仗身帶法寶破了全陣，豈不大有光彩？即或不能，便推說自己法力淺微，入陣之後迷了方向，有彌塵幡護身，也不愁無法脫身。主意打定，便往西北明門飛去，藝高人膽大，想要看看此陣到底有何玄妙。初入陣時，竟連彌塵幡也不用，駕着劍光，穿入雲霧之中。祇覺彩雲瀰漫，圍繞周身，並無甚麼異處，暗自好笑。英瓊說若蘭此次探陣百般小心，僅在陣門前略微觀望，並未深入，還遺失了一件法寶，纔得脫身，實在張大其詞。她卻不知此陣各門變化不同，若蘭入的是生門，根本便錯了步數。靈雲因連日見寒萼質佳氣銳，非修道人所宜，想借故折服她。又因師祖陣法奧妙，恐她過分閃失，特地讓她由明門進去，又將天遁鏡與她護身，使她到時知難而退。寒萼既不知就裏，一味在雲霧中恃強前進，並不覺有甚麼阻礙，逐步留神，毫無變故發生。祇覺雲層厚密，除彩光炫眼難睜外，甚麼也看不見。想起自己已經走了有好一會兒，要按外面所見形勢，這一堆彩雲至多不過數十畝方圓，劍光何等迅速，再按時間計算，這一會兒工夫至少也飛行了百十多里，何以還未將陣走完？也看不出一絲迹兆？想到這裏，一面將彌塵幡取出，一面又將寶相夫人的金丹放起。要照平時，這兩樣法寶一經放起，一個是化成一個五色雲幢護住全身，一個是一團栲栳大的紅光，無論敵人法寶、陣法如何厲害，有此二寶護身，身隱彩色紅光之中，不但進退自如，還可破去敵人的法術、法寶。誰知不用這兩樣法寶還不怎樣，剛將二寶取出纔一施展，便見紅光照處，身旁彩雲倏地流波滾滾一般，往四外退去，霎時雲散霧消，面前祇剩一片白地。誤以爲法寶生

效，正好笑靈雲虛言，這彩雲也不過平常驅遣雲霧法兒罷了。自覺明門已破，待要往正東方滅門飛去，四外一看，不由驚疑起來。原來彩雲退後，四外已通沒一絲雲影，祇見一片平地，白茫茫四外無涯。再仰頭一看，天離頭頂甚低，也是白茫茫的上下一色。前面既看不見靈雲同被陷的人所在，後顧來路也看不見同門諸人。山谷林木俱都不是適纔景色，彷彿又到了一個天地。先還以爲自己飛了好一會兒，也許劍光迅速，穿出陣去，飛離凝碧仙府。後來又想：「憑自己目力，無論劍光如何迅速，飛到何處，也沒有四望無涯、看不見一絲邊際的道理。」再一想：「自己原是由西北直撲正東，眼前景象不似真的天地，莫非已經到了滅門？莫要被陣中幻景瞞過？」想到這裏，重又振作起來，不問青紅皁白，反正有彌塵幡在手，且往東去，相機行事，不行再回來也不遲。當下仍用彌塵幡往前飛行，祇見大地如雪，閃電般往腳下身後退去。走了又是好一會兒，前途依然望不見邊際，天卻眼看低將下來。寒萼畢竟是一時神志昏迷，漸漸有些警覺；越走越覺情形不對，祇是心中還未服輸。暗想：「彌塵幡能藏須彌于芥子，動念之間頃刻千里，何不飛身回到原處，看看是否仍在陣內？如果已飛出陣外，可見此陣並無多大玄妙；如果仍在陣內，再看情勢以定行止。」想到這裏，便回身飛馳，以爲不難頃刻回到適纔的所在。誰知一轉身，便見頭上的天越發低將下來。猛見手上彌塵幡與那粒金丹俱都還原，彩雲紅光全都消逝，纔知不妙，又恨又急。這纔想起靈雲之言，剛把天遁鏡從懷中取出，那頭上的天已如一張無垠廣幕一般罩將下來。霎時間天地混沌，一陣大旋大轉，七竅閉塞，頭暈腳軟，暈死過去。

等到醒來一看，已睡在太元洞若蘭室內石牀上面。紫玲站在自己面前，面帶驚喜之容。一邊南姑手上抱着虎兒，也好似沉睡方醒，兩眼半睜半閉。金蟬手上卻抱定一個赤體的嬰兒，口中祇管嘮叨。那嬰兒渾身白如凝脂，兩隻肥胖胖欺霜賽雪的小手環抱着金蟬頭頸，與身後朱文牙牙學語。餘人俱在室內或坐或立。寒萼似夢方醒，正待起立，覺得身子有些軟綿綿的，重又睡倒。這纔想起前事，暗想：「不好，莫非失陷陣內，被人救出？失陷師祖陣中並不算出醜，祇是母親的彌塵幡和那金丹如有損壞，自己百死不能蔽其辜。」也不顧紫玲說她，忙問道：「姊姊見我們的彌塵幡麼？」紫玲忍不住說道：「你有多大道行，竟敢妄窺師祖仙陣？大師姊見你狂妄無知，不好不准你去，特意借了朱師妹的天遁鏡與你，原是想你稍微瞻仰師祖道法，知難而退。你竟私下逞能，不肯先行取出應用。若非大師姊憐惜，諸事小心，特意命你從明門入陣，你再妄入晦、滅兩門，母親數百年辛苦、歷盡千災百難煉就的金丹至寶，豈不斷送你手？那楊成志誤入生門，看見仙草，妄動先天一氣靈符，困入陣內三日，雖被大師姊救出，有仙丹搭救，現在還是奄奄待斃。虎兒一念仁慈，得芝仙指點，避入明門，因不似你逞能深入，祇是餓了三日，服了仙丹即可復原。芝仙因想救虎兒出險，靈符發動，也同時被陷在內。幸而它通靈，識

得奧妙，見勢不佳，雖然不及遁走，祇是被陷晦門附近，爲雲層所困，總算萬幸，沒被傷害。不然，新來四人雖被我等所救，楊成志已經闖了大禍，再傷芝仙，罪更大了。大師姊仗着九天元陽尺，先救出芝仙、楊成志、虎兒。陣中變化無窮，九天元陽尺祇能護着大師姊全身，發出來的光華也不過照見離身數丈以內，往返數次，並未見你的蹤跡。末次出陣，另由明門入陣，看見天遁鏡金光閃動，追蹤過去，纔見你橫臥在一面神旗之下，一手拿着寶鏡和母親的金丹，一手卻拿着我的彌塵幡，業已人事不知。仍用九天元陽尺將你連人帶寶一齊救出陣來，總算僥天之倖。二寶在陣中雖然失了效用，出陣試驗並無損壞。除楊成志昏迷最甚外，祇你一人連用丹藥和九天元陽尺救治，纔得醒轉。以後休再以微末道行妄自嘗試了。」寒萼喫紫玲訓斥了一頓，不禁滿面慚愧，不發一言。輕雲、文琪等見寒萼不好意思，各用言語又勸勉了一番。寒萼雖得醒轉，還是四肢無力。靈雲囑咐她與若蘭、虎兒俱須養息些時。知道長眉真人的法術無人能解，祇得等掌教師尊回山再作計較。

因爲連發事故，又有髯仙李元化先期警告，俱都不敢大意，當下又派金蟬、朱文、周輕雲、吳文琪四人分班帶了神鵰、袁星去守護後洞。等過了當日，再約飛雷洞石奇、趙燕兒來凝碧崖觀賞風景。分派以後，靈雲同了紫玲、英瓊、芷仙四人便往太元洞側崖上去，查看若蘭用法術封閉的洞穴。到了穴旁一聽，裏面依舊金鐵交鳴。英瓊、芷仙俱說適纔若蘭封洞時，洞中響聲業已漸小，這回聲音比前時要響亮得多。靈雲聞言，猜想穴中定然藏有飛劍之類的法寶，起初不及預防，業已飛去了一口。恐再有差錯，重用符咒封鎖，纔行迴轉太元洞去。這纔分配衆人的住室：輕雲與文琪同居；紫玲與寒萼同居；南姑仍和若蘭、英瓊同居一室：因恐新到之人再去生事，由金蟬帶着虎兒、于建、楊成志同居一室。議定之後，靈雲、紫玲又去看了楊成志的病狀，見他業已醒轉，祇周身疲憊到了極處，便又給他喫了粒丹藥，吩咐靜養。便同紫玲回到若蘭屋內探視，見虎兒已能起立，南姑兩眼含淚正在勸說，神氣非常友愛。見靈雲、紫玲進來，忙又上前跪下謝罪。靈雲吩咐事已做錯，以後諸事小心，無須多禮。南姑姊弟稱謝起來，站過一旁。

這時除吳文琪在後洞防守、金蟬去採摘仙果準備款待新來同門外，餘人俱在室內。寒萼連服丹藥，業已復原。若蘭傷口也漸收合，毫不妨事。大家相見，分別就座。靈雲招呼南姑姊弟也隨便坐談。芷仙便將開闢飛雷捷徑與袁星合得三口寶劍之事說了，又將寶劍取出請靈雲做主。靈雲道：「凝碧同門以芷妹根基較差，遭逢最苦，用功最勤，人最和善本分，因爲未得教祖夫人傳授，僅隨我等練習，造詣不深，遠非諸同門之比。我們各有飛劍法寶，皆出師長所賜，漫說無命不便擅贈，即便贈了，芷妹也不能使用。難得仙緣湊合，又有袁仙留諭，自然歸芷妹佩用纔是。惟獨袁星不比神鵰鋼羽有數千年道行，

又經白眉禪師佛法點化，異日幫助我等光大本門，出力之處甚多。它僅祇是莽蒼山一個老猿猩，遭逢異數，得遇仙緣，蒙瓊妹將它帶到這種洞天福地，享受莫大清福，已覺非分。現又憑空得了這兩口玉虎劍，遇合太覺容易。適纔在飛雷洞上空見它在鵬背上舞動雙劍，雖不能脫手飛行，已有峨眉嫡派家數，足見它平日留心我等練習，藏有深心。用之於正，不但是瓊妹一條臂膀，同時令教外人看了，也覺峨眉門下禽獸都有幾分仙氣，豈不光彩？祇恐它野心未退，得意忘形，出外爲惡，就像楊成志那般無知妄爲闖出禍來，莫說瓊妹，連我也擔待不起。劍是它得的，自然歸它，從此不但我等要多留一分心，連瓊妹也須時刻告誡，導入正軌纔是。」英瓊聞言，忙代袁星領謝遵命。芷仙聽了這一席話，心中暗自一驚，哪敢把衆人未回時，袁星帶了自己去探仙籟頂仙源之事說出。英瓊又去將袁星從後洞喚來，向靈雲拜謝，將劍呈與衆人觀看，俱都代它欣羨不置。祇有靈雲正色訓道：「這兩口玉虎劍，乃你祖先袁仙在東漢飛昇時遺留之寶，非比尋常。你一個異類遭逢絕世仙緣，須要忠誠小心，時刻留意，謹守教規，努力潛修。異日教祖回來，我等自會代你懇求，使你脫胎換骨，得一正果。如敢得意忘形，犯了大過，你須知峨眉教規最嚴，不但追去飛劍，並將你斬首消形，萬劫不復，那時悔之晚矣！此劍仍歸你佩用，由你主人李仙姑暇日傳你身劍合一練法。仍回後洞，小心防守去吧。」袁星聞言，嚇得戰兢兢叩頭山響，將劍接過，捧在頭上，又向英瓊和室中諸人分別跪叩，纔倒退了出去。紫玲姊妹同南姑姊弟見靈雲寬嚴合宜，語言得體，無不暗中佩服。

袁星去後，靈雲又道：「現在該商量新來四人的處置待遇了。起初我因我等既不能收徒，又未奉命師尊法諭，不敢將他等妄行帶回。偏偏淩真人見他等可憐，現身說情，尊長之命，不敢違拗，就是掌教師尊也未便不給情面，纔由淩真人送他四人到此。按說淩真人用青螺舊址新創青海派，正需門人，他等四人資質大半中人以上，爲何不自收留，卻要他等歸入峨眉門下？我等此時絕不敢妄自接受，僭收弟子。況他四人來了不多日，已經闖出禍來，雖說無知，終係大錯。據我聽虎兒之言，楊成志心術最不堪問，掌教師尊回山，絕不收留。現因淩真人之介紹，如要遣去，淩真人性情古怪，不無介介。若是仍留在此，漫說凝碧崖仙蹟與寶藏甚多，恐他日久故態復萌，又出差錯。要等掌教師尊回來再行處置，諸多礙難。當初淩真人原說異日掌教師尊如不肯收歸門下，他願收留。依我之見，此時對他四人暫以同等道友相待，暫時且不傳授劍法。如見四人中真有不堪造就之處，省得掌教師尊回山，關係淩真人情面爲難，由我抽空借送還九天元陽尺爲由，將他等一同送往青螺，向淩真人說明苦況經過，聽他處置。好在淩真人夫婦道術高深，別創一派，如蒙收歸門下，與在此間學劍僅止門戶不同，一樣可以深造。諸位以爲如何？」衆人自然惟靈雲之馬首是瞻。

祇苦了南姑姊弟，不知怎的，一到此地，便覺有了歸宿似的。起初因虎兒受楊成志利用犯了過錯，南姑早就提心吊膽。此時一聽靈雲之言，不禁惶急起來，見室中諸人，連日前再三懇託過的若蘭、芷仙、英瓊三人俱無異詞，猜是靈雲領袖羣英，言出法隨，請求決然無用。心中埋怨虎兒，若非他做錯了事，尚可有詞求情。連日見三人對自己情意，如單爲自己請求或能生效，但是又不捨與同胞幼弟分別。低頭沉思了一陣，除了從此約束虎兒處處小心謹慎，暗中再分別求衆人說情之外，別無良法。她祇顧思慮呆想，衆人俱看出南姑心意。英瓊看她可憐，纔要張口，靈雲忙使了個眼色，英瓊祇得用言語岔開。大家商議了一陣，紫玲便請教靈雲如何下手用功。靈雲略微謙遜，便將峨眉要訣盡心傳授，詳釋正邪不同之點，把紫玲姊妹聽了個心悅誠服。

靈雲料有神鵰在後洞防守，一時也未必有事，便叫輕雲去喊來吳文琪、金蟬參加練習，吩咐鵰、猿格外小心，有警即報。到了午夜以前，除該班守洞的人外，俱都回室用功。到了丑初，是衆人在洞外互相練習擊刺的時候。靈雲率領衆同門來在凝碧崖前，有的分據幾個峰間和樹梢，有的站立當地，各人任意擇好了地方。祇聽靈雲一聲吩咐，便分別將劍光朝中央靈雲站立的地方飛去。先彼此互相擊刺了一陣，然後乘虛蹈隙，三五錯綜，十餘道金光、紫光、青光、白光、紅光，在離崖十丈高下滿空飛舞，夭矯騰挪，變化無窮，舞到酣處，如數百條龍蛇亂閃亂竄。內中祇英瓊一人站立在飛雷洞口，居高臨下，正指揮着一道紫色長虹，與靈雲、金蟬二人的劍光，似三條神龍一般，在空中糾結。忽聽一陣金鐵交鳴之聲起自腳底，留神一聽，竟從下面洞穴中發出。暗忖：「這洞穴已經若蘭、靈雲二人先後用法術封閉，怎麼會響得連相隔數十丈以外都聽得這般大聲？」想到這裏，覺得奇怪，將手一招，將紫光先行收回，想到那洞穴前看個究竟。靈雲姊弟看英瓊劍光退出，以爲英瓊又要玩甚麼花樣，把手一指，姊弟二人三道劍光，隨後追去。若蘭、朱文二人的劍光本是作對兒相敵，一見英瓊劍光收退，靈雲姊弟的劍光追上前去，雙雙不約而同地將劍光一指，迎上去敵個正着。五道劍光在空中糾結，相隔英瓊立處甚近。若蘭劍光較弱，加以重創新癒，堪堪有點不支。金蟬倏地將手一指，一紅一紫兩道劍光，一個迎敵若蘭，一個竟反友爲敵，幫助朱文向靈雲反攻起來。靈雲微微一笑，運一口氣噴將上去，光華大盛，力敵三人飛劍，毫無怯色。朱文覺得有趣，朝若蘭打了個招呼，喊一聲：「蟬弟休要逞能！」說罷，拋下靈雲，會合若蘭的飛劍，反轉來朝金蟬夾攻。靈雲本是勁敵，再加上朱文、若蘭俱非弱者，金蟬堪堪不支，忍不住口中高叫道：「文姊太沒道理，我好心好意幫你，你們倒以多爲勝起來。」紫玲、寒萼見他們幾人鬥得十分有趣，捨了輕雲、文琪，剛想上前代金蟬解圍，輕雲、文琪也抱着同樣心思。四人劍光纔剛飛到，忽聽英瓊在崖壁上一聲嬌叱。隨見英瓊站立之處，飛起一道青光，長約七尺，有碗口粗細，正往當空飛去。靈雲一見，喊聲：「不好！衆姊妹休放這道青光

飛走。」言還未了，將足一頓，身劍合一，先自往空便起。衆人一見，不暇思索，也忙着駕劍光分頭堵截。那道青光本是朝南飛走，迎頭被靈雲劍光攔住。剛要迎敵，覷便擒收，那道青光倏地盤空一個迴旋，青龍游海，撥回頭如電閃星馳般飛逃。靈雲用峨眉祕授捉光掠影之法，一把未抓着光尾。同時衆人劍光分中左右三面隨後追攔上去，祇有飛雷洞口那一面無人迎擋。那道青光識得退路，徑往這面飛去，疾如閃電般，轉眼便穿洞而入。衆人雖然劍光不比尋常，叵耐那道青光並不迎敵，祇是逃遁，所以不易追上。靈雲猛喝道：「紫妹還不用彌塵幡，等待何時？」紫玲聞言，剛將幡取出，未及施用，忽見飛雷洞口一條黑影一閃，眨眼現出個赤足小和尚，祇一伸手，便將那道青光接住，拿在手裏。那青光先還似青蛇般亂閃亂跳，似要脫手飛去，被那小和尚兩手一搓，便變成尺許長一口小劍。同時袁星也從洞內飛身出來，手舞兩道青黃劍光，往那小和尚頭上刺去。那小和尚祇一閃身，不知怎的一來，袁星早着了一掌，直跌下崖去。

英瓊原是聽見穴內響聲，趕去看視，纔到穴前，便聽出那響聲有異。先以爲既有靈雲封鎖，絕無妨礙。正想喊衆人去看，忽見穴上閃出一片金光，接着一陣雲煙過處，便見煙中飛起一條青蛇般的光華，出穴便飛。英瓊因聽說洞內藏有飛劍，自己不會收劍之法，事起倉猝，一時慌了手腳，祇顧驚呼，沒有將劍去攔。及見衆人紛紛上前一堵，正待相助，恰好那青光又往頭上飛回。英瓊相隔最近，自然不肯放過，忙將紫光放出追去，兩下相去僅有數丈遠近。猛見飛雷洞口閃出個小和尚，將青光接去。英瓊記着髯仙留諭，後洞不久有人前來尋釁，這小和尚既未見過，又從後洞現身，不經把守的人通報，已猜是敵人無疑。又見袁星追去，被小和尚一掌，便跌下崖來，更難容忍，嬌叱一聲：「賊和尚休得無禮！」早將紫郢劍飛去。衆人中倒有一半不認得來人的，又在追攔青光忙亂之際，遇見這般突如其來的怪事，眼看袁星喫了大虧，更未留意聽靈雲呼喚。在前面追趕的，除了靈雲、紫玲姊妹飛行最快，若蘭離得較近，同時呼叱連聲，紛紛將劍光法寶放起，飛上前去。金蟬追來，大聲喊嚷：「這是笑師兄，自己人，諸位師姊休得無禮！」那小和尚見神龍般的劍光連同彩雲紅光，似疾雷驟雨般飛到，早已自知不敵，一聲「失陪」，禿腦袋一晃，登時無影無蹤。等到四人聽明金蟬之言，輕雲、文琪、朱文也同時趕到，來人已不知去向。